

第三十九回 打播臺巧遇桂芳

〔先聲漁家傲〕調

詞曰：

播臺渾似坦東床，擇婿烏衣巷裏王。此日雙雙蓮並蒂，戲鴛鴦，擒將何曾試落槍。

洪昆別過汪大鏞，行至德州地界，聽路旁人說：“離此二十餘里有一播臺，是李員外的兩女，長名桂芳，次名蘭芳，設此播臺擇婿的。”洪昆問道：“列位不知曾有人勝過他麼？”那些人說：“臺已設了一個多月，來打的不過一二回合就跌下臺來。這李姑娘姊妹二人，姐姐今年十七歲，是三月初三日子時生，妹妹十六歲，是五月初五日午時生，年庚八字雖寫明，貼在臺上，都以武藝為先。”

洪昆正要遍訪英雄，聽有此武藝女子，長女又與同庚，便覺心中歡喜，趕向前來。但見播臺匾對寫得分明，臺口掛的是大紅緞泥金字對，上聯寫：“臺前武藝居人上”，下聯寫：“天下英雄入彀中”。臺中間掛的大紅緞泥金字匾，寫四個大字：“先聲奪人”。見臺上貼的庚帖，心中暗想說：“這莫非又是通元子安排定的麼？”臺下看的人紛紛，那摩拳擦掌的人也不少。一會兒李桂芳、蘭芳姊妹走出臺來，怎生打扮：

李桂芳梳的墜馬髻，左邊戴的翠鳳珠圍花，右邊戴的金龍嵌紅寶石花。元色十八瓣繡花油肩，大紅珍珠領。穿玉色湖縐繡花襖，元色湖縐百摺裙。兩邊插起分開，露出大紅湖縐繡花褲。足下三寸花鞋。

李蘭芳梳的丹鳳朝陽髻，兩邊也戴金翠珠花。元色結線油肩，大紅珠領。穿茄皮紫綾繡花襖，白綾百摺裙，蘭花綠綾繡花褲。足下三寸大紅繡花鞋。姊妹齊聲高叫說：“誰敢上臺？”臺下來了一個句容老說：“歪，好兩個標致人兒歪。我把這雙染布手溜他兩拳看看歪。”爬上臺來，被李桂芳用手一指，就跌個面磕地的筋斗，爬起來又奔桂芳，說：“我們再來玩玩看。”被桂芳一手舉起，摔下臺來，摸著屁股說：“不好了，要害娘娘歪，再也不敢惹他了歪。”又有個山西老說：“老子要上去打，怕受不住這一跌。”又有個揚州江都縣沙保子說：“你家（土音）沒有用，讓我家（土音）去打他。”上了臺纔動手李桂芳把身子一閃，繞到他背後，扭住他手，跪下來磕頭，說“少姑娘鬆了手，我家再不想你家這沒核棗吃了。讓我家好好爬下臺去，不要跌殺我家。”那班看的人個個大笑。臺下一轟如雷。

洪昆此時技癢，一個飛腳跳上臺來。桂芳看見洪昆一表人才，美如冠玉，問道：“壯士何處人氏？”洪昆說：“小生浙江杭州府人，姓洪名昆。今年十七歲，三月初三日子時生。”

洪昆來打播，何為說出年庚八字？只因李桂芳早把年庚貼在臺口，故說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，看桂芳如何。桂芳聽洪昆年庚相同，心中已有幾分愛他的意思。洪昆說：“久慕娘子大名，特來請教。”桂芳說：“如此就奉陪。”兩人卷袖動手。桂芳愛洪昆，不肯十分用力，洪昆愛桂芳，也不肯十分用力。

打了數十回合的油拳，臺下人個個喝彩。蘭芳在旁認得是打的油拳，知道兩人意思，說：“姐姐少歇，待小妹與他打。”桂芳說：“愚姐不要幫手，定要與他分個輸贏。”蘭芳說：“這樣打法兒，就打到明日也沒有輸贏。”那些看的人也知道兩人意思，皆說：“大姑娘得了好姑爺，二姑娘該著急了。”蘭芳說：“姐姐，你聽見臺下人嚷莫麼？”桂芳說：“賢妹，我們設臺原為此事，何必禁人嘲笑。我與洪郎武藝不分上下，也不願更有他求。必候賢妹得一佳婿，方撤此臺。”洪昆說：“既蒙娘子不棄，小生就說明來由。我本不知武，前在揚州遇異人教習一番。後在山東東昌府又遇異人教習一番。今日娘子未盡所長，小生也未盡所長。看來是成敵手，且小生前有通元子所贈玉蟾蜍，說姻緣在此。仙師前定，播臺乃是巧遇機緣。”遂將第十個玉蟾蜍遞在桂芳手中。桂芳收了。臺下人都看呆了，都聽呆了，人人說道：“真如一對天仙配合，一絲不差。”

洪昆又說：“令妹自然武藝精通。小生願為媒證。”桂芳說：“舍妹也要比武自選。”洪昆說：“我有一個盟弟，姓童名昆，年亦十七歲。武藝與小生一樣。令妹若肯俯從，將來會面時定然如願。”桂芳說：“貴友現在何處？”洪昆說：“小生在揚時已約他進京相會，此時約已在京。小生到都中說與他知，他亦不能違拗小生。我們兩人皆是進京與武選的。如果有了寸進，來年就出京，斷不教賢姊妹盼望。”桂芳、蘭芳同聲說道：“遵命就是了。”

三人下臺回到李莊，吩咐家人撤臺，不必交代。看的人各散。桂芳把播臺上遇洪昆的事稟明員外，洪昆上前拜這岳丈。員外大喜，留在莊上數日。暇中把童昆與蘭芳聯姻亦稟明員外。這一日洪昆告辭進京，員外贈了程儀。一路行來，到了彰儀門，看見汪大鏞的帖子大喜，說：“汪賢弟已到了，但不知童賢弟曾同來呢？”進了城直奔到張存仁客寓，走進店來。汪大鏞、童昆正在那裏用上頓飯，洪昆高叫道：“二位賢弟，愚兄洪昆來遲得很了。”二人抬頭看見洪昆，如半天見月一樣，同聲問道：“仁兄何故來遲？”洪昆把打播遇緣與做媒的事細細說了一遍。童昆也把遇汪大鏞事說明。三人各自歡喜。住在寓中專候來年武選。